

我讀「廣陵散記」

曾心儀

我在還是小女孩時就喜愛上文藝。到少女時代，對於我們現實社會的文藝圈，却有意無意地迴避着，對文壇上的熱鬧景象，採取着一種觀望的態度。這可能是，我雖然年紀小，却有一種從生活體驗中培養出來的一份驕傲和自信；我認為，我領會到的顛簸生活的真實和深刻，遠遠超過時下諸作家們在文詞間所描寫的。我繞了一個大圈子，又回來正面接觸我們現實裏的文藝了。因為，在不斷的成長、前進上，我發覺到——文學的工作，最需要的是，我們，當代的人，實際、切實地在生活中實踐。我看到了有些人在實踐，他們使我感動，給了我激勵。就這樣，我放棄了曾有的驕傲、自信、迴避的態度，變成一位初習者，向前輩們學習。因為繞了個大圈子，所以對當代文藝作品、作家的認識，在短時間裏，只能了解一部份。王璇先生寫「廣陵散記」是在六一年到六二年，刊在臺灣時報副刊。結集出書是六三年的事，距今已近四、五年。今天我從「廣陵散記」裏的作品看來，當年王璇先生所寫的一些問題，在當時即曾引起文藝界的注目和產生討論。而我，在那年却不知有這樣一位叫「王璇」的寫作者，也不曾接觸到人們討論王璇作品所泛起的漣漪。我雖為此覺得慚愧，但我想，這

樣的事實畢竟不是我的過錯。說起來，我還是同齡年輕人中相當關心文藝的。我想，這是我們的文化工作尚未做得普及之故。於是，有些重要問題的研討，只在幾個小圈圈裏打轉，或許還爭嚷得漫天價響；然而，社會上大多數的人却還抓不到問題的重點——至今，這現象還是存在着；就以此「鄉土文學」之爭論（戰），我看，我生活圈中所接觸的親友、同學、甚至任教席的老師們，並沒有幾個人很認真、嚴肅的注視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和它未來的發展。

坦白說，我之知道「王璇」這名字，還是因看了仙人掌雜誌創刊號上，他針對我的一篇短篇小說「我愛博士」所寫的文章：「歸國學人的公害」。後來，他自日本返臺，經朋友的介紹才認識他。五個人同吃午飯，當天就為「自由」範疇的問題，我與他爭得氣急（他倒是態度輕鬆）。這次聚餐後，我們沒有再見面，不多久，他就離臺返日。

我曾經答應文華出版社的負責人鄭先生，如果有機會願意幫他的出版社做事。或許鄭先生也是有意提供我賺外快的機會，以週轉我不太寬裕的生活。他願付報酬，請我幫他校稿。鄭先生送來的第一本書的二校稿，竟是王璇的「廣陵散記」（再版）。這於我對王璇先生的印象是個很大的挑戰；我從序上看到，這本集子裏，大多是談着與日本有關的問題。

「他會用怎樣的態度來談日本呢？」

在我們的一些評論家說：此刻、此間，對日本採取的是「開門揖盜」的經濟方式。又有許多民族意識強烈的同胞，憤怒的劍尖指向日本！而王璇先生，就我所知，他是一位「非等閒之輩」。也同時，他却是身在日本靠教席過活的……這些層次交錯在一起；令我看「廣陵散記」時，頗具戒心。

開頭的幾篇，如談日本的櫻花、雪……等，倒沒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。以後的幾篇，如談到日本人之歧視韓國人，誘騙韓國青年到日本來做廉價勞工，欺侮、壓榨他們真是令人憤怒！再看到，中日戰爭期間，日本醫生在我國哈爾濱、瀋陽，以活生生、健康的中國人爲醫學實驗的對象，把病菌打到人體裏，讓他發病，待發病最劇時，活生生加以解剖，以作爲研究，以寫出醫學報告，以致使得這樣的醫生在醫學界享有盛名。看到這裏，忍不住痛心落淚了。這幾篇看下來，使我原先對王璇先生的疑慮消失了。我於是放心了；中國教授到日本教書，是不會因爲拿日幣而不敢講真話。

王璇先生的「廣陵散記」裏，有幾個系統：一、中、日民族性方面的探討。二、中、日歷史、文化問題的探討。三、人在自然中的地位（亦可說：人與自然的交流）。

王璇先生討論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是寬容的。這點他是受了西方自由主義學派的薰陶，能够尊重他人。這樣的態度，通常也會在同時，得到他所希望得到別人亦待之以尊重的態度包容之。這種態度的優點是，事物的事實得以自然、真實的呈現。他不會爲了強調他個人所執着的理想、原則，而有意地對其他事象加以淡化或掩蓋。我想，文化、思想是需要有這樣廣泛的包容力。基於此，王璇先生才不會在這樣「國內一片反日高潮的時候」（引自「自序」），從頭到尾只寫着迎合國人仇視日本人、罵日本人以洩憤的文章。王璇據實地將他治學所知的有關日本的知識提供給國內的讀者；正好做了他和他的老友徐高阮先生所期望的，是對國內文化做着建設性的工作。

而在另一面，王璇先生是和與他有着相同認知的愛國者一樣地，看到日本對中國所造成的壓迫和危機。至於這樣令人痛心的問題，王璇先生却很有勇氣地探討着，我們，我們被侵略、被壓迫者本身所該負的責任。

很久以前就聽到外國人說：中國像一隻睡著的獅子。不知道獅子到今天到底醒了沒有？如果醒了，爲什麼對於外國公害的輸入，這樣地無警覺，也不加以抵禦呢？甚至，還要加以維護、遮掩（不日前，澳洲發佈消息，謂該國所製造的「嬰兒美」、「素美」、「心美力」、「力多精」奶粉，發現受到沙門氏桿菌污染，已採取緊急收回的工作。而臺灣的奶粉商人，却力圖掩飾，極力利用公共關係，運用大眾傳播工具一再宣稱他們所售的「嬰兒美」等奶粉是安全可靠的，鼓勵媽媽們放心給寶寶食用。）奶粉有病菌是今年（六六）年的事。在「廣陵散記」裏，以石油蛋白飼養臺灣的鰻魚，是四、五年前的事。日本製造了石油蛋白，後又發現石油蛋白裏有致癌的物质，日本全國嘩然，向政府抗議，終令製造的工廠因產品銷不出去而放棄生產。在這時，日本却暗示輸出業者將這產品輸往臺灣。竟然臺灣也無所反映地「試驗」了一段時間，「幸」而沒有不良反應。我想，我們的國際消息一向是很靈通的，美國幾位政要，總統對中國大陸蠶蟲欲「訪」，此間消息很快就收到，且馬上有積極行動（如「一人一信運動」），怎麼對人家已經確定是會吃死人的奶粉，此間却任商人一手遮天胡搞呢？不知道，當再過五年以後，另一個醒目的公害輸入時，此間是不是還是像睡著的獅子一樣安靜？

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「牆」一文。這是寫日本自古以來對朝鮮（韓國）人民所持強烈的種族歧視。韓國不斷地受到日本的欺略、壓迫。這種民族間的仇恨是怎樣地扭曲了人性啊！是怎樣的固執和私心，愚昧和狹隘，竟使得有一種人高高在上地欺凌另一羣人！到了王璇先生寫「沐猴的殘夢（上）」時，王先生才嘆息道，他在「牆」裏所寫的：

……磚固然可以造牆，但也是可以用來建橋的。

這樣的期許，是不可能實現在日本人之對待韓國人上了。對於這樣不幸的「定論」，我們知之必然；却是多麼痛惜。兩個民族，有着兩系文化傳統，文化模式或許不同；但是文化是人的創造。同爲人，同樣地腳踩在大地上而生活，爲什麼有一方的人，手是血腥的，心是冷酷的呢？

這樣的探尋，已走到王璇先生文集的另一個系統：屬於人的本位，人與自然的交流。

「墳」這篇是很清新的散文。雖然是個深沉、灰色的題材，王璇先生寫來却很明朗。明朗地點出「死生異路」：

……冷泉下掩沒了多少驕橫的記憶，也沖淡了人類血寫和淚寫的歷史，不管多長的旅程都有終點的，每個人最後依然是帶着他原始的茫昧和絕對的孤獨，走向另一個寂寞而不可知的世界。

猛然你回頭，你將發現你過去的片段就像一個個的墳塚，一個有形的墳將埋葬你疲倦的軀殼，無數無形的墳却完整或殘缺地埋葬了你走過的路程，在大步跨過的青青墳頭草上，你發現自己前進和成長。

這是「墳」文的後段。當我後來看了王璇先生對華嚴女士所寫「乳燕羽毛齊」一文的評論，我聯想到，從「墳」一文所引起的感懷。每個人都有他各自生長的环境，或由於環境，或由於機會，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，發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觀。孩童是單純，無可挑

剔的。每個人都會有充滿希望、幻想、燦麗的青春。然後步上壯年。然後步上老年。每個人都有權在歷史上記錄他的人生事蹟；是光榮，是醜陋却不是他所能掩蓋和修飾。「芸芸衆生」、「逝者如斯」，都使我們感慨。如果把「自我」肯定於僅有的一生活上，無論青春時，或活着的每個時候是多麼地光芒奪目，毫不寂寞；但總無法填補對人之心死的慨嘆、憂傷和隱隱對死亡的恐懼。只有把自己生命的意義，容納入羣體生命裏，才會有真正的喜悅和滿足。當我們所努力的，不止是滿足於個人人生的追尋時，當我們是投身在羣體的事業裏，我們所做的事，所逝去的每個時分都是被肯定的。那麼，我們會以更合適的心情去欣賞大自然的美，去享受做爲大自然之子的快樂。

我可以說是不很講究寫作技巧的人。不過，多看些書，也能發現到不同風格的寫作者，他們技巧的表現，使得其作品發揮了不同的趣味和功能。王璇先生對文字有駕馭力，對文章結構、佈局也擅長。很難看到他的作品文詞間有語病或有矛盾的地方。這是因爲他對文字的駕馭外，還得自於他已有的知識基礎，和他個人的判斷事理的能力。當然，追究至終，就是他心中所執着的善惡、美醜的標準。若王璇先生只安於作一名明哲保身的隱士，也許有些文章他就不會寫出來，有些話他就不會說。再版的後記裏，被王璇先生點到名的「文學工作者」：創造「夕陽般的地毯」，喊「狼來了」的，談「人性」的，這些人在保住自己金飯碗的同時，應該也要想到別人的土飯碗的。我不知道王璇先生準備在異國幹活多久，但是，我期望着他也能在臺灣得個土的飯碗；像那許多明哲保身的人一樣。那麼，以後我們再看到他所觸及的問題，將不會是被日本佔去了太多的篇幅，而是我們所熟悉的，我們周圍的人事。相信他提供給我們的，除了人事的浮象，還能挖到其底下的精髓。這是王璇先生在「廣陵散記」裏已經做到的一點。